[illegible]子去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則爲說而不去者而謂之不肖賢人愛其君之道必忠而[illegible]
而爲說之其子比干是而其諫殷紂士師明其說[illegible]
受用而殺之[illegible]其爲人臣子仕人而正士直其於內拂[illegible]
猜自殺也天善陳[illegible]我即知[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而[illegible]心王爲[illegible]
而不去者伊何人也知微子去之[illegible]
師箕子也而[illegible]少師[illegible]比干[illegible]何又師[illegible]而少師[illegible]
也今乃於微子[illegible]去之[illegible]即又師之名而[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比干[illegible]
干不及[illegible]而箕子[illegible]
比干不及[illegible]而其子[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已[illegible]
[illegible]之興[illegible]干[illegible]
[illegible]比干之[illegible]
干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為之效化于後

[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河南程氏一名　陳瑞憲

斯殺身之仁殉人之也夫三人以非一無奚而皆心乎殷者也孔子斷以仁非敢以殉人之事直謂之仁也蓋將出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殷有三仁焉　未可以去乎　[illegible]　楊見復

觀三仁之有外迹無怪見所者之不去矣夫三仁有於殷三仁不隨管去也何者管有三難之實人見其未去乎且管蔡[illegible]有仁人之心者不一其人[illegible]不能其去[illegible]

殷有三仁焉　文通果　劉彥暉

仁有數為殷有者可由仁而思和者也[illegible]

殷有三仁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柳下惠為士師　謂柳下惠　孟子萬章　王餘佑

和聖不任道直道定論於至聖孔孟之直道不行與子之大道
莫容一也論逸民而遺夷之有以夫且士不事而生祿者山且
其道則見黜於時而任其道又難見容於聖乃孫臣自命師首
曲阿君相之心而當德者也然論定聖人之匡級斤斤守道
興復復行道不阿而其人傳其事德而見山之品題定國之術
傳后柳下惠又為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孟曰若伯夷者又后傳
鄉者賦錄篇位夫子為司徒聖之貴則聖之貴宜尚何
軍世之稱然論者於後則與勇者並以為臣之義而論惠於
妙質與孝孟氏同世父母之仰為言為士師云且夫惠為士師
為不被遺於野而欲則於朝和順道之國則士義歌風風于
能而行其義德之貴也用士不其多歟同舉而舉其多惠之道
然道耶何從行乃無何而點而三三則可去矣而惠則曰吾
居父母之邦也父為任用可去直則何必去於以知人之謂柳
下惠均非柳下惠之自謂也耶其謂柳下惠之相何國不可使
其以行道為心不甘道遠反謂世之惟歌舞之為作龍叔者為
可隱則將去魯而至齊安知其為不以孝為間行之邦其在魯
相不與如何害為又不其而之楚之為亦安見石隱者為沮歌
之德衰微以道世示以濁邪使其長為逸民為何意也計不出
此卒至始為士師終為逸民與伯夷叔齊為中庸逸矣少連
並稱也夫言為之其謂之何日者子故為與齊而謂之矣何以
謂謂其遠此夫惠齊雖作得夫子而為為與惠齊何
如而身不用道不行較之情與道則文人能又自行陸者其非
為士師之柳下惠歟夫子但以逸民謂之亦可也矣特是
子之謂惠非以自況也夫子之道與惠若殊概士師之位等於
司寇而無同三月之間少於三點而相歸而皆景之不用非為
費孝之期言也齊人之歸女樂非為齊人之信等非也至知聖
兮技能津也不為儒懷長如感之為德又非為愚人之孤以本
去也而子自謂由往來於諸侯其若乃道不行而時不思以逸
民長子之與惠同耶者聊孔聖人遺而不遠若惠者則不遠
而未妨不遠故比者於柳下為士師并以子謂柳下惠

柳下惠為士師　三章　明川陳太耳課　孫未庶

直道不用於世而聖之況也蓋柳下惠之行道者也孔子行道者
也而皆以直見黜而聖人之況也宋孫有為聖人聖人不
用於世惟家而聖人皆不用於世柳史惟家非聖人之皆不用
也前聖人既雇用之而復棄之後聖人復將用之而棄沮之而
兩聖道於是乎驗君子曰此直道之事也惠有柳下惠先孔子
不枉道者也而任位士師於魯復至於黜然而三此用之人
始不可與處乎惠必曰吾行矣吾行矣自時去又母之甲為
而南後人人去國不知其無論去國而不免於事人者則一
國無論處此而不等於直道者皆同去魯不知去直也道國不
若道枉也惠曰焉往惠其終不欲行矣有必謂不行乃為不
枉道又何以處一再行之孔非夫孔子亦正不欲行者也乃為
不能用孔孟並不使魯用孔孟而魯其遠不用孔子與使孔孟
子以自見黜與柳下惠同君子皆魯山而左右無未嘗不事為
者某公偽而尤太思而被於事柳子也嘗事夫天下而有常直之
雖前之士師何去見所天下而常直之間復之孔子何能不
行德必不可售之術必不相等之世而並以無有能容之人
夫其何能以先者是哉世情端而是也者故於惠也三聞之
而重有感於孔子之而行云且夫斧斤之更微也此邦不義說
這倖倖於柴圍之桎故當日遍於有識今其為他人代鳴其道
惟宜知敏賢之耳已其屑於嚴稱而慎利之學終不容於此
彼不能用知賢人夫又何見深責也凡物既有文馬得果則有
念閒置而歎其日非者乎且其為魯之逸通也至道如可期早
殷殷於東周之廟城當日逸民至論才時為一已惜自其生平
豈謂介是為於三公道使者是官終屈而志久存於三代後懷
者素而莫信彼不能用知景公柳又何必深尤也嫌道幾過至
見何期則有顧吾身而偽其道幕者矣由是之楚之詩並不能
知柳下惠之得安於魯也則重非同一直道之實於

柳下惠為士師　支景嘉　鄭振鐸

孟和聖之性事官以人情也夫魯之為士師者不能清何獨盡
柳下惠乎也至有情於士師時者盡其人所業以宦云且是
有子文為者當謂其為令尹之始以道不為令尹之德而既觀
其為人也乃有人不為陳無辜亦吾為而其事之表為於在官時
都令人德其為之時者其為之職而綜持其為之事也有既是
之子文相行佛者如柳下惠為士師可說為不然魯之為士師
多者前子惠居不知凡能後子惠者不知凡能獨柳下惠一人
平能獨獨是也易某宜以惠之為於折獄能盡士師之職乎
夫則夫知所是何當不克稱明辯者其一時之表為士師者
所當出不為士師者亦當做也則公因士師而傳其人者如非
也師以惠之介以持身何關士師之職乎夫柳明風德也非必
稱情於刑官無其輩世之振鐸亦為士師而始者非因為士
師而顯易也則謂不因士師而傳其事者亦非也夫則惠果何
為而其為士師哉嗟吾知之矣則直夫聖世沒勞之賢樂
以佐曲阜公行別建以私恩者公義而不國之標準無非不
欲申其志而卒之爭多者紛紜纏繞而非實則之境管得盡風
度並逸者斯如斯耳豈獨士師一職為然哉有千反已得深
情或為時之來行決幾多為紛紜紛紜已明交錯或採意表服
士特上同時中法改浙有漢人代鳴其道
人在官密在朝言朝之職在皇朝自自為蓋防而為士師其
青矣者出心果夫以明清獨之明君相不事所謂斯民稱存三
代而後臣之間詠歌者又無有其清以辯論是而尚分於逆
情斷而與深文之秘性逆多謀陷瑣者能自免乎而於士師
尤甚也然而奉勿不留餘而時時勿勿此心可質見柳者孫
況有與詩即與志逆相戚也亦尤史蔚有否塞有異時惠
非必以敢然不汙之節欲結為世間戒青世間我觀之德無是
已不朽千古矣而為士師其德為者也哉是能術執明刑特重
廉恥而遺柳下之故墟知東閭懸柳復失前期特以誠陽開
下得其能自抑乃為無辜之遺節覺之得可稱百世共仰餘
觀直道事人數言惠誠得自身之常道也其為士師特於其遺

三無人曰子　楊華集　臧　楫

三無者為和光宜人之不忘其人也夫無已辭者是況三無乎乃惠之而人詩之詩則不能之情於色未與自三無者為之無行明者修而幽者顯則其人不見利於朝功則其人何見卅清高雖乃若遺榮無心處加以積庶而人之頌說稱道若側其過而遺愛其人一時振振有餘不等觀是表者惠念後其之子也如柳下惠之為士師也多知書之人莫不深望曰以子之知則則不能以子之介則法不悅所謂則朝無則者惟予何以三無特號乎無皆三德之魂而者則亦無稱以公稱而且稱公謂則有在況法度曰之子不祈也公道之子是的要而著明之種秘已無逆三軍而三未有足或三受之書而惠則見城或疏蹟以刑書而廢論刑典則者德是者豈曰惟子之故也仕路之升元無定而貶授迴轉竟等諸三鄉而三絕其三無也惠之遇柳下惠之遇與此正不必求諸於人而人之稱不於身乃原夫道道人才之所懼自大道已為者是貴一則家為者共信無他而著於其法嘗所者何補既則之義則皆而人心好惡之公微於與論則外則能惠者夕而淡則又怒罪見其在書於忠仁之道已雖曰張之隔人其特言初無道見而若規若風切切者平呼當為以飲樂之道而謂之曰子惠之時平非慣惠本度三道之法道則三已之名明則則鄉黨之數與其復知為子功長而何以處之知常未本學之而和顧也詩歌因於在承子宣復公有志尚期寇冰則之事而柳井道夫路以思為子而曰執子之手執子之袂也若謂以子之際則乾德三復之無幕矣三公之位周公管公之業義恐已不為子春矣而何以安之有無論管志道而神行也則文命以稱與子宣思論稱稱無依同宗之展事明之嗟人為三無之惠計而呼之以予亦思乎惠之子為惠無惠之所以事人者其業何道也而謂曰去都

從子子字路想四字題目特模不去傳聞珍聞遺則遺

三無人曰　舟約軍　張貴所

無要於三人言不能已矣夫無無道也況三無乎莫而也無言也人言為能已哉且士居于不得志於時當夫遇合之期此意識不必為外人道矣乃為道廣遇為中人自在無憾之常而知風知遇為外人轉作不平之論意者道之不明固有心人所同歎乎柳何月受者淚頁而方祝者轉轉數黑也柳下惠為士師吾惠其疏者之嘉女命之曰吾聞惠為女作士師其供乃在位勿負吾人望也即人亦從而質之曰夫惠為已久今爾何可恨無為其事之為宜也乃為士師職特當惠之事柳下惠人事為何免以三無為其除也夫以無為無為也況以無為為道化而況夫三無也苟有同心之保府祝祝而為時命之不能其無也柳以把止安居排事論而開出定結未見招之於仕居無無無然已為人所不能而況於三無也苟有其趣之法行交口而為道無之無介無無為之無無為之無無為之

人曰

有謂言於三無後者亦人之見而已蓋人誠知惠則可以無言雷三無而難取則為人之見既自障蔽之陳迹并必無得於言地流俗之議論亦莫能深於聖學而要其所歸不乎而問見祇誠於身而則聖賢有不遺場而一說云耳知人之言於師下惠三無之後可見矣夫惠之於魯固望後也惠之有其非僅士師之為而已然而三君與相見主持之而幸其間則抗論力爭以昏之挽回其顛墮之原則君子所當備而尤為惠稱之而何謂同人乎何惠而有其非乎公孫丑稱伊尹遠策於私室之人也既其見逐則無所為而出一言以相待行未可知也人心之難測也在上之夫意公當逆於下之情堤見情於及堤之人也或其分此交遊愛惠而不勝也則因出一言以相待無論亦未可知也雖所使未之出自則無為其為惠計尤當為當結意必有說之為特大體者全重而固以全善所固一時紀載所聚得而存之者也何至以左遷後則為作氏怨之論且果言之出自足進則其言為惠一時所見當為惠以去勸其不合於惠固歲代終其節豈必有情之相與同謀者則惠此固歲代論者所據引為其說者也何至以得詞屋者是無其氏之情而當時之傳聞之者第曰人而已矣人之云者顧之之詞也非有委曲曉喻為固相賢之意而第以其為成恢當生而矣顧嘗說一若有所望於惠更若有所戒於後輩聽為無疑者士之良圖為過此也而柳如其人之可因言而深及者即其言之可因人而概見者也非有觀時度勢其此地之真而第以事相行懷於惠而無參未論一若以惠之應事自見及此且非關演一人之見反此則觀為無疑及之意言無所斯也而柳如其言之深為惠稱者也若是者何也則以所言之僅在去也夫惠非不能去而稱無知直道何彼人也居魯之其與魯之士無以殺惠之無而徒以去勸其不合於惠固宜

子未可以三無

父母國 董仲舒

以去勸直道者非未計其所往聖夫去然不免事人也道惟其直三無者將何所往乎從東居之去故一舉乎過以為即而此斥貴非其所計者也故直在而能為可無得主而義勸將切於勞勸可進在而以言常存道地理無論其不合同使以行道為出而不思其義情之真為去之先始作一歲去之為乎慮其遇之終算也惠為士師而三無所何無於人為為惠其時或或其情情太過不知時勢之已非或情其遺逸無依為主將堅之屋嘯傲為而倒其不失直者有情其三所往者不到故其終於無者而完不知去之為此也此義人所以時與勸為故不去而自為伊時準進三歸之歷已去而復往或宜之間四方之士何事其為惠計此也

念斯人之不能而斯人之重令起聊與行道之意未去而留心者自有要道以期先既去而當之功為何人而不自得盡復舉者為為治者宜終為難合也也九州而相見為為不能無為為作所留之所以其道以去也固為者之所有所往也惠皆所惠之所以事人歷聖之所以三無和十五國至仕是為勸名何為稱小與其情此既無為為之為為為

直道而事人　又可之邦　張潮集　林賓鳴

道可直不可枉古聖所以無去之也夫身之所居視乎道之直枉焉也官不能無去國之意則曰吾人以身涉世欲知世之情其易易矣必先知世之情道焉何如天下無時道之人而可道不能者祖有一人則與道焉故聖人知天下無時道之人而不得也反乎此則隨地可安亦不必專為去就之計而不可如道者之無繫乎則命而不樂乎道也夫豈知道之為道有直亦有枉焉而子天理人心之宜而不參以偏私不昧於權勢後世多偏行其志單一切殺為利禄供無足以擇其心所是者為直迂而敗世道名之稱而所以為偏道以為以偏稱惟恐其知果一切所為盡道切未嘗有所其能若是者為枉道知其直道事人也則順之三隅者時偏道之三隅者乃其能夫不遇於時亦何是計第念時之回顧不能事君為之勢反為三隅之勢則為枉而不能隨時也所其枉道事人也則順此故去者安知其枉道事人也則順此故去者安知其枉道事人也則順此故去者安知

宗邦不忍去若無期於去而去矣則是父母之邦也一則不忍去一則使於行聖人之去就何不同哉蓋而無不同者道也必也天王聖人特為世用也惟世不能用聖人義令聖人守正不阿之節有欲使去而不忍去矣惟世不能用聖人義令聖人見幾而作之心有若得行而不顧者矣夫子宗邦固多聖人而究未能一用聖人也昔者柳下惠先孔子以聖稱世往於魯而乃三黜則以不能枉道故去君子之在人固也所謂彼有人焉國未可並者也試觀其人後來尼父得為聖人受命於天為萬世師者之資而不能無過之論知惠之賢而不能無過之中之不仁孔子之去且已使惠也以彼其有出處同國不容而自今觀世而惠則曰吾行也與哉此父母之邦也而經言去魯惠不去用去者非也惠不去父母之邦去者固久母之邦之更也無如道去之字無理終者當時若臣無能知我孔子而則之能為有來之者而孔子而故謀所以待之謀所以待之而卒不能用之而孔子不得不捨新而往異國為宗公事不足與有為而已既不能用之且並不使我當則之也為自女樂見疑而後歸之也可以出走孔子乃不得安於父母之邦矣論者所以下孟賢人於無所用人何足為哉昔孟子之甘為賢人當也今夫聖賢之用也必其為有時焉而後聖者得以人其義必其別所者者之心而後忘賢者得以行其賢者人師女樂孝經子愛之當回歸明夫唯有回敬也者曰必明夫唯有敬也得非無者我孔子聖與之志三年期月之間皆將於父母之邦遂之也思去魯而去魯一久母之邦耳可以去而不去者不枉道也不得已之心也可以行而遂行者欲行道也亦不得已之心也故曰

孟子曰可以速而速者孔子也

邦去而道不必枉得聖不必枉及權臣要人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則枉道不宜得聖人矣何者無今得孔子乃權及時代之當謂聖人最東者宗國也春秋之時百國為國而不聯其長是道權臣也不謂去魯之間後先同枉自得者方所淫宗國而相時者竟能及權臣柳又何也知柳下惠不肯枉道豈以魯為宗國其時季子來論名臣當枉其間往石公其人而在其直柏存而不必去我者益季公氏專魯之命知柳下惠其間一後者必以惠之一事為歸而則惠固未更於賢人不當於聖人之為學子未使當日去而之齊者知齊所以待惠不知而何不之而乃曰何必知何也且夫惠之學孔子亦當樹之而後之為學孔子以其去就不為而不為當則其不去父母之邦而不肩所於是那惠而孔子正未嘗不去父母之邦者也若魯公二十五年孔子去魯適齊弄不知父母之邦固柳下惠所當望而不忍去者則適於季氏逆孔子居已與亡之在不得不捨之者此時亦當為君子氏已耳當之計其得已何者乃不意如臣為氏暫地與此國微為賢之表雖嚴乎中者矣主意八年終見知於魯公而商所以待己者其自疑所為聖氏也且夫季氏孔子所不共戴天者也當日辭祀而出孔子所屬已為自為與季氏而為公則固謂季氏者之上卿也且魯之執政也主君子往來人國一旦得其為權以上卿之位設以執政之相得行其所學當不甚難況某公當日崔慶已亡二惠不能陳紀之論己無得重知季氏者使來以季氏之權衡孔子則蒙奇貨其

齊景公待孔子曰　七章　新序雜　黃丕烈

聖道難行於世久矣孔子以行義為己任以天下為心者也由齊景而論則之非以其心之異於人哉且夫生聖人以濟世也非為其世世也聖王無繼者之君臣下所是者皆昏昧之世者所是者聖人其大異於今人亦伏有孔子聖人也其是於行義也不苟稱行其身為天下生孔子於魯魯衰而聞而主孔子於春秋魯諸侯孔子而春秋可為法則可為法用也而何若干而齊侯人不知孔子為聖人今時士而知孔子為聖人於國有聖人而聖人可化而人可化時士也而何至於為臣之義而何必去父母之邦今夫孔子不忘奇者也故令仕於魯而齊可至霸者則仕於魯而齊可至道行且道山之歌不作猶為之至可期國治者小作其時時者出其所治而民行之應於異代之孔子所往如此何趙之歌也何至女樂來諸侯而魯遂無王師也哉得無知在齊人不用行在魯以女樂而楚可往之邪而遊而世者有人焉而不報者有人焉將之孔子論語立教宗以某月乙酉倫之論設學於魯相生者之邪為孔子迎而孔子不聞者與漢中興本末也迄已遠於魯與不聞者與漢中興本末也迄已遠於魯孔子何不遠於魯與於海邪也或曰魯有孔子於海能傳之者於魯有孔子的於海邪也或曰魯有孔子的於海邪也曾子遠其因入為惟恐不聞孔子的將將於海而遠乎然而孔子為孔子為春秋為春秋孔子之元於春秋則其山頂水可以越業由幸野蠻可以為伊呂業數十世之山林業在宜蠻流應易世之業而一聖人端拱於上百餘人業作於下義行道治定功成而二百四十年既則之狂瀾又何至治宜是生業春秋之尚有孔子也使並無孔子則天地之為清濁於肥遯之義之為己沒子無論學百二國之治亂興亡宜無然不入為人之耳而古之人臣遊於諸侯入往風俗世衰道否而三十七十子臣居之業不轉變於後何之哉

太學知傳鄭出處時

齊景公待孔子　五章　深疑集　王爾元

聖人不已於行義迎之也夫不用於齊景何以其於諸侯下哉曰有義在故不能已耳且子古有大義在故決於必行而不問用之用不用也耳而時所行者在天下身不用則必行者在吾之此其言謂聖人既之不快時有孔子行義之為子也其身正其道者正其於世不敢與動四體分在殺者而故所在皆有事輔其所出而未得也非從其得之之路以暴其身之用之切以行義也乃者其能此於行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不亦見用行之難上哉而幸也見用於齊也夫風不至國不出河圖天下興衰興亡一朝大子用器三月大治四方成敗則是之間亦皆與焉聖人不能用孔子且忠恕之用可不幸其不用於齊也而與聖人不能用孔子且忠恕之用之說社稷子之必受女樂一歸或者不知仕之與道之之說社稷子之必受女樂一歸或者不知仕之與道之之說孔子之自是清可謂其身不出矣謂孔子愛其身辭人則可望其身而世則不能望當日敘傳出處而後即傳禮樂於諸侯非時作用無人能知齊景公之國所以待之者亦不多矣且周禮如樂之狂且荷丈人之賓為與同舟橫如讀刺而與李陵蘇武序無非以田家風味引說賢者世其能用孔子何不已於行若此而不知有義在也不能孔子為及之子者於是知孔子之於義有即與行者有不用而行者天下其多故其言謂小者將將於海而遠乎然而孔子為孔子為春秋為春秋孔子之元於春秋則其山頂水可以越業由幸野蠻可以為伊呂業數十世之山林業在宜蠻流應易世之業而一聖人端拱於上百餘人業作於下義行道治定功成而二百四十年既則之狂瀾又何至治宜是生業春秋之尚有孔子也使並無孔子則天地之為清濁於肥遯之義之為己沒子無論學百二國之治亂興亡宜無然不入為人之耳而古之人臣遊於諸侯入往風俗世衰道否而三十七十子臣居之業不轉變於後何之哉

太學知傳鄭出處時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　新序雜二名　余名珍

齊景公所以待聖人而始及魯之上卿者大景公誠欲待孔子者也所以待之而已而為是卿乎以自而子且因有聖人即齊之君所以待春之君仲所不為也是後作以上卿云則乃

晉景公問孔子曰

時君之待聖也猶見手則笑夫孔子之為景公待行迹之人也

彼國君準有師焉[illegible]聖人之辛[illegible]且自國君除待賢之禮而用[illegible]之作合也夫豈偶焉[illegible]可[illegible]太[illegible]賢之志[illegible]而[illegible]以卜天[illegible]之交[illegible]以來有欲施其德而未著之同者也如晉景公可[illegible]何異于[illegible]其待孔子而準平有同也夫孔子之生於春秋也[illegible]非待之者已[illegible]出則[illegible]生民所本[illegible]得其道德以為[illegible]或功於世[illegible]其學術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以相[illegible]而[illegible]於百[illegible]矣且孔子之所學者[illegible]而之欲受者[illegible]也[illegible]亦曰決夫大[illegible]卿[illegible]吾道[illegible]將平日之與[illegible]而[illegible]一旦洗心滌慮降以相[illegible]當必幸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我柳且重之已[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推崇之[illegible]亦非待之之道也其必準準[illegible]有[illegible]孔子之初至晉也晉之臣必可為列者已孔子果當之賢士也宜思有以待之而景公曰[illegible]之臣又必有[illegible]者已孔子天下之聖人也宜重有以待之而景公又曰唯[illegible]天曰吁曰[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者賢之未[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之

孟子孟之間

從術事　歐　鴻

會而無所定者其宜也夫孟不如孟子孟孟因而不保孟孟公為則其間別不能能於知以後今夫以事術為以說聞眩迷
賢之道也何注意度其間別有相隔則孟於事
成之中而未其成夫夫孟無夫夫成而後可且以於事成之中
而未其不論夫事不論夫成而後可不能事無成有所無則事
與成有所失道之所繫之不無道成於其間也為不能若事
氏事人其於事之外則事所以事即於事之內則有所以事術
未所以於事之外也用二子兼國治其無望義世臣相連與治
術為知者夫曾而事夫無立自補即其臣臣之事也之事行
事所以於事之下也則不資其能事作中能者也之能之事行
遂合夫上而事夫次成即此一官事於下則技術之所以事人
知所以別事於事之外也又不能事於事之下也夫與事孟稱
事不有孟孟與事同所出資於公稱其夫貴一本之說加事
也物事收孟也稱備之不一成一事勢並列其其能能成用
之為也事則成事孟成其能事之且也事則能孟孟事事
力為分夫孟孟又不獨可孟之位能為上可孟之位能為下也

孟孟之不能用也

行則事　桂學高

衛君以之為諸侯人其不用之孟孟之夫與人在國之可以事孟
子孟公之不能用又何說為孟孟之說用孟子有事
孟孟公之不能用又何說為孟孟之說用孟子有事
子孟之事助平今用事孟孟事孟孟事孟孟何用之說也孟孟
孟孟者術為但化與人同事孟可以事而之其所用雖資國以
國孟孟不能其事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而故其說則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望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乃志組而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孟孟孟孟

孔子行齊人　過孔子　　觀魯第　　佃晨匡

兩紀聖人之行宜物狂士之歌矣夫行於齊者與行於魯者過孔子已第五接輿之歌而過也宜其有見於此乎且君狄有孔丘東西南北之人也到處遇周流之輪而不過故知發車為於組屬數是偶已也解接輿水之歌而有懷歸之意解告應於過過又良可觀已知孔子不用孔丘而以老為歸期過也過歸之期無所狀狂之歌不作豈知景公也春秋孔子不滯於老洞水恒是當狂狷之魂發歌不絕而已矣宜乎孔子聞之而行也今夫齊之去孔子也非至遠乎甲長期偶之歌而君心之感或已深矣夫非故著之民而夫權之寄為日暮景公遂能孔子之行而用之行見于女子之歌者乎在於過魯歸歌沐俗者華歌其遠者見之遠者乎孔子不行景公亦見孔子之行也與其見行也君子老之為去齊而即見用於魯也然見行也君子憫之以為用魯不終一卷其本去齊也當日后稷則大勾女樂來魯公卿宦流歸出走孔子曾與聞於魯國之政不如山林遊路之抗歌行吟歌歌且歌而可見夫齊之易也然則是狂之歌而過也正非所宜矣夫是狂之歌而過也何為而歌歌者聞鳴鳳王歌聞孔子而子也狂之歌者往不過與齊之見鉛見法天事九仞鄉也孔子豈曾有不行者乎身不如接輿之歌而過也其在孔子未行之前與柳在孔子將行之際與其因孔子之行而歌過以留之與柳在孔子之行而即歌以風之與是在是而國可留矣人而孔子聞之歌過增行路之直矣乎孔子因歌夫行其道而不顧與物薄者乎以稱解語歌歌也乃臨海邊歌送孔子行之歌歌過與孔子行之歌歌過與孔子之歌歌過也乎其歌一篇深得聖人之意於行都見其為人不已出神來手其歌一篇深得聖人之意於行都見其為人不已出神來手其歌一篇深得聖人之意於行都見其為人不已出神來手

齊人歸女樂　不忠其之言　鴻章書　王夏後

阻變異國聖王之心仍急於行道也夫孟子之受女樂所以阻變異國聖王之心仍急於行道也夫孟子之受女樂所以阻變也聖人之心仍急於行道也夫孟子之受女樂所以阻變也聖人之心仍急於行道也夫孟子之受女樂所以阻變也聖人

齊人　女樂章　楊慈湖　王荆國

人以齊國其見齊人也未聞之謂國者非無不足道也乃以齊人例爲不所道或其爲齊人之見乎且今之治國者動曰鄰之鄰我之有也其持國與人爲例已矣如其有人未嘗不可以厚義者厚而未嘗不可以鄰之厚者厚到之觀其見之非可不用也此其以長於齊人故之夫自故中原齊而表清穆之勢乎九隱而北海之國齊國大有人在也何爲不實施其名而僅以人例之爲名謂國在乎用人好謀行而非用人則取法無由齊有其人要必出於君厚信專之外而隨其治之良謀仰用人者於用人之知則取者不極齊有其人并法規于和嘗問者之頌而道保邦之謀要篤思之意盡有望於齊人也而之齊人位可說論說之者有極公非所謂有者耶我觀其長之有九共事智之會此者而家亂以等次於程而曾以脈理爲齊所將出之人也而在例以齊人概之者見以於齊人有選擇之術有官所謂富國者耶我觀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生民無生民之苦父老有女嫁之怨仰天爲齊所歸望之人也而能獨於齊人例之者是以於齊人有選擇之太者莫如管國大川人之氣所知有人焉同謀於其所常思結以國事相者若管晏者耶晏嬰者若管仲子女王帝不能受也則國之大者安見其大者思齊人是以齊所依賴者此人不僅爲齊所依賴者而此人也齊爲可利中之謀人仰國之強者莫如齊國強則人之力所強使有人焉陳參於其間者思所以制勝之亂者若陳法解之治者若何曾蔣琬不遺處也則國之強者安見其強者念齊人是爲齊所仰望者此人即爲齊所仰望者非此人也齊管晏者非此其人又爲今齊中之人人者之何以女樂聞也齊之有人不亦與不能用賢之君同法是取故管論於晏公待孔子之法特書之曰齊人

主謀國之人立論方能引到「大方」與孟子一書一主意章之齊人有到文以靜細八面玲瓏

受非所受可謂計其日焉長受之者爲女樂桓子識非所受而受也不可於受之之後正計其日子且自見可於季桓子而書日治篇相事之謂已三月矣不謂受人之嘗與聞以得其歸周人之恩而直以玩弄國州夫受歸者國罪以受而玩日者特得計以日也齊人之歸女樂過魯之三軍作而書日以強三歸陰而書日以強書一日強州齊一日強而用以歸之者關之也且其歸之也過魯季桓子之必受之也而桓子其果受之者耶使桓子而不受也則料日之三歸而不敢日即於治法則料日動三軍而不敢日就於快樂則料樂之亂之或而卿數也無有法則料可日疑之訓而未色聲者所必辭一日二日無辭直當三代之隆不再見於今日歲三年之後不有識於此日歲而不意其受之而不辭也而不意其受之而不辭也嘗桓子而見受女樂故是受其所以是受其所也者之前其歸日數前爲三歸不具之日至此而期受例如昔日也而爲三分公室之日至此而定注其於當日也者日數費之數齊日數之數者日數者之數齊日數者之數三桓之子孫日危拓不知朝受其地者復此其日所爲子所其受之之道以計其受之之道而加其思忽者已三日矣其爲光平三日後甲三日則受之於前而向之於所者此三日其爲元鼎三日後庚三日所依賴者此人不僅爲齊所依賴者而此人也齊爲可利中之謀人仰國之強者莫如齊國強則人之力所強使有人焉陳參於其間者思所以制勝之亂者若陳法解之治者若何曾蔣琬不遺處也則國之強者安見其強者念齊人是爲齊所仰望者此人即爲齊所仰望者非此其人又爲今齊中之人人者之何以女樂聞也齊之有人不亦與不能用賢之君同法是取故管論於晏公待孔子之法特書之曰齊人

於所受者而書其人詩相見之心也夫桓子豈不知女樂之不當受而見受之爲所論特書之其心可勝詩哉今夫歸之陳國受之細事耳而其人之才識見即其人之心術非見桓子之謂國之細事耳而其人之才識見即其人之心術非見桓子之謂則其見聞之淺深心術則其質之高下其受之之謂則先其受之之心而觀其受之之情則趙者其受之之人如齊人歸女樂過魯之義論說者之受之也而不能必者之受之也而不能必者之受之也而不能必

三日不朝　鄭兮鳳兮　小不其山房　潘　瑞

[illegible]

三日不朝　過孔子曰　文精第　張文峰

[illegible]

三日　　垂金鼎　月信三

[illegible]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